

李明华 主编 《社会热点关键词》丛书(第一辑)

国学热

十年人文热点对话录

陈壁生 石勇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学热

十年人文热点对话录

陈壁生 石勇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热：十年人文热点对话录/陈壁生，石勇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11

(社会热点关键词/李明华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2979 - 9

I. 国… II. ①陈…②石…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2491 号

出 版 人：叶侨健

策划编辑：周虎城

责任编辑：董 真

装帧设计：周 明

责任校对：陆 玲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880mm × 1230mm 1/32 6.375 印张 125 千字

版次印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册 定 价：15.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序

学术以历史进程和当下实践为生命之源，学者以关注社会人文和现实生活为崇高责任。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呼啸前进的列车带着人们阅尽新时代的辉煌景观，与此同时，筚路蓝缕的开拓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艰难，暴露了转型道路设计的不足和空白。这是一个社会急速变革、世事不断更新的时代，这是一个思想遭遇启蒙、精神之花绽放的时代。哲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欣逢其时，理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舆论热点表达深层的关注，并以学者的胸怀和视野作出学术性的解读。

学术不能在象牙之塔中自足自美，它必须走向民众。自然科学需要普及，社会科学也需要普及。在心为物役、信仰缺失、精神贫乏、功利泛滥的时期，哲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普及尤为重要。在这个领域里，以学者和专门研究者对象的纯学术著作汗牛充栋，而以广大民众为对象的思想性、学术性著作却十分稀缺。

以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为内容，以学术观点解读社会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为特色，以跨学科分析为工

具，以社会科学普及为目标，此为本丛书的宗旨。

丛书设计之初，编者曾打算按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分别编辑一本普及著作，但学术界的很多朋友建议我们不要那样做，他们主张学术贴近社会、贴近实践、贴近现实和普罗大众更好，加上各地出版社都出了不少分科的普及读物，我们就决定采取目前的形式。

拿到第一批书稿后，编委同仁对“学者论热点”都有较高的评价，认为这应该是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子。当然，编辑这类丛书，我们还缺乏经验，不可避免出些差错。好在有几位学界名家欣然同意担任本丛书的顾问和编委，使我们颇为感动。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同时也望读者们多提意见和建议，使我们在今后的选题和编辑中做得更好。

李明华

目录

CONTENTS

总序

第一章 序曲

- 3 对话的由来
- 7 对话的主题
- 11 对话的目的

第二章 国学热与人文精神 大讨论

- 17 国学热潮概观
- 25 何谓人文精神

第三章 三足鼎立： 自由主义·新左派· 文化保守主义

- 35 新一波国学热
- 35 原道与读经
- 40 读经与反读经

甲申文化宣言	44
“文化守成”辨析	46
文化保守 VS 文化守成	46
国学、读经与怀旧	49
传统、反思与文化守成	52
文化守成主义——借鉴西方立足本土	56
儒学的现代发展	62
孔子的“形象”问题	62
儒学的“哲学”化	66
儒学的宗教化	76
儒学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91

第四章 新世纪老话题： 也谈鲁迅和胡适

“鲁胡之争”的兴起	103
鲁迅与胡适的不同角色	110
鲁迅：神化与还原	121

目录

CONTENTS

134 鲁迅胡适与国学

第五章 国学的大众化 与娱乐化

145 海选“国学大师”

152 解读历史与易中天现象

161 于丹及其《〈论语〉的心得》

170 李零读《论语》：《丧家狗》

179 私塾合法化与对传统节日的重建

179 私塾的塾是塾非

182 私塾如何应对当代科层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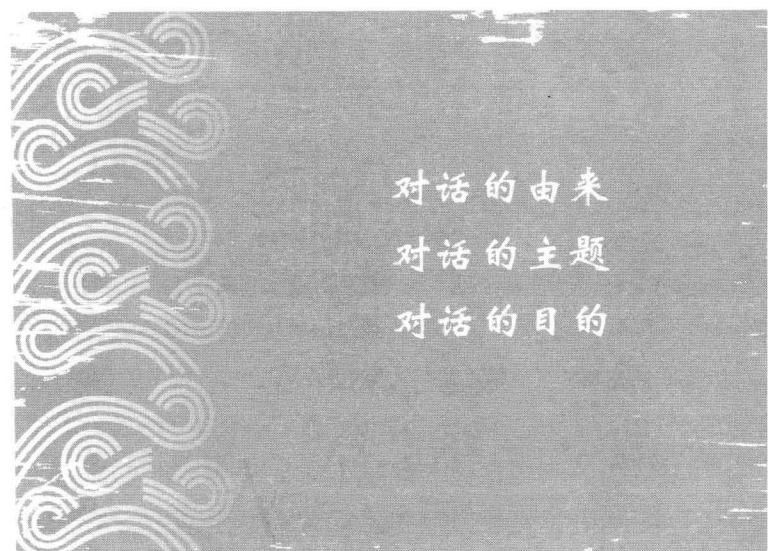
184 私塾与读经

185 传统节日应否复兴？

188 教师节可否改在孔子诞辰？

第1章

序曲



对话的由来
对话的主题
对话的目的

石勇：时间的刻度定格在 2007 年，中国社会越发扑朔迷离。与“社会结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仍然“在路上”，并且在返回的恐惧和前行的步履维艰中继续着不确定性具有的混乱、无序、焦虑和疯狂。

经验的观察可以让我们把一幅幅社会生活中的图画拼凑成 21 世纪初中国社会现实的大致图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承受着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在今天已无法想象的一切。公务化暴力没有遏止的迹象，城管、计划生育人员、警察等“执法人员”的粗暴执法不断遭到公众的谴责。富豪和权贵用资本和权力继续着他们的“成功叙事”。“中产”和“小资”陶醉于他们的“审美趣味”，似乎现有的社会已成“消费”的乐园。金钱彻底成为中国人最听得懂的一门语言——不管他是不是商人。知识精英就改革、文化复兴、左与右、公有制与私有制等还在进行紧跟政治社会变迁的激烈争论。而执政高层不断地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希望通过一些政策的施行阻止严重的社会不公的继续演化。

这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所置身的社会

是经历了一代人的改革的一个结果。而在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形而下”的社会现实背后，是各种“形而上”的思想理论的存在和它们之间所展开的大搏杀。在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在公共领域的互动中，不时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理论的身影以及它们之间的较量。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结构，这些思想理论不仅仅要化作观念影响人们的思考和行动，而且希望作为理论依据影响国家政策，最终构建某种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秩序。和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样，这些思想理论也不断地演变。

由于人不可能生活于真空之中，他无法摆脱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需要思想理论的合法性论证，或逃避不了它的否定性质疑，因此它们既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前景、精神结构，又影响甚至决定一个社会未来的方向。一个人不管有没有理性，在作出某种行动时都需要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理性化的论证”，即在受到他有可能都没有反思的观念支配的同时必须证明行动的合理性，哪怕这是无意识的。这说明，仅仅就经验表层观察，而不分析思想理论的互动及它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图景必然是残缺的。要解释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就必须对十年来的思想潮流的表现和它们的逻辑进行审视。

陈壁生：是的。如果说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最终达成的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共识，十五年前的“南巡讲话”也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那么，到了今天，再来看“改革”问题，所牵涉到的问题便要复杂得多。

如果时间可以用事件的密度来计量，那么20世纪的世界史可以用“漫长的20世纪”来形容，而中国经过那个漫长的20世纪之后，至少还有一个漫长的21世纪初期。说它“漫长”，主要是因为一些历史时间段，蕴含着太多的可能性和复杂性，集中了太多的事件与思潮，容纳了太多的期待与失望。我们读“文革”时期的作品，读80年代的文字，读90年代的文章，读今天的报纸网络上的文字，观察不同的时期文字的文风、思想的差别，便会感觉到这个社会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这30年间，社会结构变化之急遽，思想发展之迅猛，令人应接不暇，瞠目结舌。特别是最近15年里，光是形成某种或大或小的思潮的，便有国学热、人文精神大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读经热、改革共识是否破裂、中国是否需要文艺复兴等等，这些思想讨论，无不与当时之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对这一时期思想的认识，即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认识。

石勇：这样的认识属于超越经验局限后的理性把握。它即使在思想上不能让我们超越于限制我们的存在和活动的时代，至少也可以让我们看清我们的处境和造成我们的处境的东西的各种秘密。很多人很难摆脱一种“被规定”的命运，他被他的时代、他的各种存在属性所制约，只能看到和想到被允许看到和想到的。于是，最聪明的人也不过是洞悉游戏规则、努

力攫取现实所能够提供的资源的人，他根本缺乏对时代的反思和批判，认同“实然”而非“应然”的逻辑。而一旦时代出现某种病兆，社会就会集体陷入疯狂。20 世纪末到现在中国社会中的道德沦丧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的道德沦丧实质是一种“社会神经症”。它与思想界的激烈交锋发生在同一个时空层面，深刻地说明中国社会处于变化之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这种不确定性经过内化已主宰个体的精神结构。而我们从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的最基本理论知道，人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因为他既受无意识支配，同时他的“自我”更多地是一种“社会自我”），并且人的思想、行为乃是一种关系性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人的影响。那么，在个体心中，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何方？是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秩序演化的不确定性吗？如果是，又是什么样的逻辑决定了演化？演化的不确定性是哪些思想力量与现实势力相结合进行斗争的结果？

陈壁生：思想的变化总是与社会现实的变迁结合在一起。早在晚清，李鸿章便说他的时代遭遇的是“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判断是非常中肯的，从清末开始，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剧变之中，“文革”结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迅猛地瓦解，人们的生活场域，从传统的黄土大地，转移到钢筋水泥之中，人们的生

活空间，从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转移到彼此日益孤立的陌生人世界之中。

放宽历史的视野，从整体上以“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应该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经从“五四”时期精英们思想中的冲突，转化为一般大众都能够感受得到的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冲突。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陌生的环境重建自己的心灵家园。

对话的主题

陈壁生：我们所谈论的话题是近十年来的人文思想，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各种不同的思潮的出现，或者有的只是受制于政治氛围而发生，但是总体上来说，都是在“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大命题下面的探索。不管是90年代初的国学热或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是9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乃至新世纪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新一波国学热的兴起，都是如此。

石勇：“中国往何处去”是人们思想的逻辑指向，而这些思潮的出现则是受到“中国社会现实是什么”的刺激。比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的一个感觉是：80年代的时代气氛似乎很浪漫、天

真、理想主义，而进入 90 年代，这一切已荡然无存，人们变得现实、世俗，理想的受挫和欲望的合法化让人们冲破了各种栅栏，包括道德的栅栏。国学热应该说是一种逃避、补偿的产物，而人文精神大讨论则是对社会过于现实的反弹。在 90 年代初，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还未像 90 年代后期开始那样造成醒目的贫富悬殊和阶层的剧烈分化以及逐渐固化，在这个时候，由于理想受挫而心有余悸，思想界的重心尚未转到可能很麻烦的政治思想领域。

陈壁生：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那场国学热，是由于政治事件而引起的学术脉络的大转换。从 80 年代的文化热一转而为 90 年代的国学热，表面上看似似乎是一种思想与学术的承继与深入，实质上则是一种断裂与变异。文化热继承的是“五四”以来的传统，借思想解决政治问题，而国学热则是在政治大环境的刺激下彰显学术、排斥思想，把思想从公共领域撤出，蹙入象牙塔，蹙进书斋。于是这场国学热，也变成“杯水之中的风暴”，只有蒋庆先生一人，想把思想风暴引向杯水之外，马上就遭到了打击。

而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则反倒可以视为 80 年代“文化热”的继续，只不过这场讨论增添了“终极关怀”等更加玄远的词汇而已。

石勇：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国学热还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对社会现实的影响都远不能与其后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相比。这些

论争并非与现实无关，而是那些言论只是文人学者的清谈，大众或者没有兴趣，或者因它不能改变大众的处境，或者不能带来心理快感而被认为没有什么重要性。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已经松动的中国社会结构彻底被打破了，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动作，使个人无可逃避地被抛入一个影响他的生活、决定他的命运的场域之中。以往的社会阶层急剧地分化，这既有不同阶层的分化，也有同一阶层的分化。而在这种分化之中，新的阶层也出现并得到定位。中国社会醒目地出现了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城市下岗工人、农民工、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甚至东部地区的有些农民，正在成为这个社会最缺乏资源和机会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中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影响政策和制度安排，也无力发出捍卫自己权利的声音。如此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引发了中国社会的“结构紧张”，相应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对此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和规范。

无疑，正如徐有渔先生在他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一文中曾说明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有一个无可逃避的背景，它们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变化而出现的。可以这样说，虽然近十年来的思想各有其似乎超越于现实的固有逻辑、来源和背后的知识谱系，但它们在近十年来中国的出现和特定表现却无疑是受到中国社会变化刺激的结果。它们乃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对这种变化所作出的不同反应。它们对中国社会的不同解释和规范，植根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